

奥尼尔文集

6



Neill

人民文学出版社

I712.15

3

:6

2006



Eugene O'Neill.

奥尼尔文集

6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上 篇

奥尼尔诗选 张子清 高黎平 译 (1)

下 篇

奥尼尔论戏剧 刘海平 译 (189)

编后记 (365)

上 篇

奥 尼 尔 诗 选

张子清 高黎平 译

前 言

众所周知,尤金·奥尼尔由于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早已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显要地位,研究和论述他的戏剧成就的学术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而关注他的诗歌的人似乎寥若晨星。其实他的诗歌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我们从一个方面了解这位大戏剧家早期的生活和心路历程提供了更直接的观照。唐纳德·盖洛普(Donald Gallup)主编的《尤金·奥尼尔诗篇:1912—1944》(1980)共有七十二首,据威尼弗雷德·弗雷泽(Winifred Frazer)调查,奥尼尔在这个期间写的诗篇不止这些,因此有遗珠之憾,有待再版时补充。^①

就搜集到的这七十二首诗而言,一九一二年二十九篇,一九一五年十七篇,占整个篇幅的一半以上。一九一二年,奥尼尔二十四岁,在康涅狄克州一个小城市新伦敦的《新伦敦电讯报》当记者,从八月到十二月连续发表了二十八首诗(同年第一篇发表在《七星社年刊》除外),主要表达了他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关注,尤其对美国的竞选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例如长诗《长篇大论》(1912)开头:

^① 参见威尼弗雷德·弗雷泽《尤金·奥尼尔诗篇 1912—1944 评论》。

大厅里有演说，演讲声音不断回荡，
竞选的旗帜在挥舞在飘扬；
听着那老故事，选民们坐得真耐烦，
演说的老手们在扯淡。
你听到了窃贼托拉斯的故事
和它们巧取豪夺的消息；
你听到了那首歌——那么长！有多长？
又是老一套的奢谈！

奥尼尔的爱情诗十分突出，占了他诗歌创作中很大的比重。他由于患肺病，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之间住疗养院治疗，分别在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给两位女护士各写了一首诗相赠，仅表友情而已。一九一四年开始赠诗给他的情人比阿特丽斯·阿希，一九一五年绝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写给她的，感情火一般的炽烈。奥尼尔在长诗《“在我们的海滩上”》（1914）里，把他和她如胶似漆的爱情写到了极致的地步，请读其中的一节：

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互相接吻。我们躺在沙滩上
四肢相贴。
这样做不太慎重。那沉闷的老渔夫可能转过身来。
可是对长舌妇和厌恶生活的渔夫来说，爱情与青春
会在意什么？
你的胴体紧贴我的躯体——你美丽的身子像母虎身体
般强壮而柔顺。（有时我注意到你身体有雄虎
的凶猛。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你。）
我们不停地亲吻。亲吻好似一团火。模糊地透过你

颤动的半闭的眼睑,我看见你的脸。我低声说出
断续的话语或发出温存的呜咽。整个世界好似一
大团玫瑰般欲望的火焰。

一九一二年,奥尼尔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在哈佛大学作家班学习,是他最逍遥的一段时期。他的热恋也在情理之中。他的爱情诗不仅常常直抒胸臆,有时也自我嘲讽,例如,在写给一个姑娘的情诗《滥情》(1912)里,自我讽刺他多情的诗篇遭到了那位姑娘的嘲笑。又如,写给他的情人比阿特丽斯·阿希的长标题诗《献给他情人的田园诗,在诗中你可怜的诗人抱怨,因为对其他成千人的可恶记忆妨害了对他的比阿特丽斯的梦想》(1915)也是在自嘲。到了一九四〇年,奥尼尔和一般的年过半百者一样,对爱情趋于理智和平静。例如,他为祝贺第三任妻子而写的诗:

在混乱时代的恬谧之歌

——祝贺卡洛塔的生日

此处
是家
是安宁
是恬谧。

此处
是坐在壁炉旁
对着炉火微笑的
爱,

是记起欢乐时刻微笑的
爱，
是注视对方恬谧眼睛时的
爱。

此处
是可以变静的
信念，
它不怕寂静。
它知道幸福
是一汪寂静的
深潭。

此处
悲哀也是
寂静。
此处
是秋天下午
大地上的悲凉，
白天变得愈来愈短，
逐渐接近年末，
天空中一片寒霜，
人们突然注意到
时间的头发
变得更加白了。

此处？
此处在哪里？
但你知道。
在我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
是家，
是安宁，
是恬谧。

奥尼尔在诗中常常流露幽默，例如，《白夜》(1916)把小男人和小女人之间的调情写活了。威尼弗雷德·弗雷泽在评论奥尼尔的这本诗选时说：“作为一个爱情诗人，必须承认，奥尼尔在戏仿一些著名诗人或风格中多次展示了自由诗和格律诗相当多的多样性。我们惊异他是不是比有时人们所相信的有着也许更多的幽默感，或者，是不是他生在现代主义时代，在他的模仿和直接戏仿中比表面表现更多的自我嘲讽。”^①这一评论基本上概括了奥尼尔的诗歌特色。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间，奥尼尔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挪威海轮上当水手是他人生中的一大经历，这个经历自然地反映在他的诗歌里。诗选的第一首《自由》(1912)就反映了年轻人渴望更广阔的天地：

我厌倦世界的纷乱，厌恶众人的目光，
渴望狂暴的大海，让灵魂自由翱翔。
都市的魅力已消逝，它梦幻一般被掩埋，

^① 参见威尼弗雷德·弗雷泽《尤金·奥尼尔诗篇 1912—1944 评论》。

而我渴念再次看到往日湾流蔚蓝的色彩。

奥尼尔当时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对世界阴暗面的认识未必深刻到使他对它感到厌倦，以至不顾一切地脱离社会大众，但他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着一股罗曼蒂克的狂热，正如他在诗的结尾吟诵道：

嗨！帆船甲板猛冲，船员们嘶哑高歌，
决不顾我们留下什么或将要做什么；
不在意老船燃烧，要摆脱牵挂的束缚，
最终自由地在大海上，头发在信风中飘拂。

想想看，如果在大海的航行途中海轮着火了，你能不顾吗？能不考虑它的严重后果吗？这只是表明奥尼尔从年轻时就热烈向往异域风光，这从他航行时情绪高涨的《大海的呼唤》（1912）一诗得到证实：

在挪威的小铁帆船上我
吃了那份“淡鳕鱼干”；
双手紧紧地把着帆桁
经过黑夜风雨飘摇。
我拉紧了操帆索
高声唱起船夫曲，
手握舵轮有多亲切，
强劲的信风迎面扑来。

于是回到大海，弟兄们，
又回到了大海。

我喜欢停泊异国海岸，
又回到了大海。

奥尼尔对海外文明充满好奇和探究，对他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到中国访问，我们并不感到惊奇。

一九四二年，奥尼尔有五首诗是在他的大名鼎鼎的“大道别墅”里创作的。“大道别墅”的参观者不会不注意到“大道别墅”门前“之”字形砖砌小径，也不会不注意到楼梯口的大镜子。据中国传说，鬼魂不走弯路，因此人走在“之”字形小径上时，鬼魂难以跟踪，而家里的大镜子可以照出身后有没有鬼魂跟踪。奥尼尔在《片断》(1942)里对镜子有直接的描写：

通过懒惰，
反讽，
也许也是无助，
他让这些传说得以流行
这些撒谎的传说愈来愈多；
懒惰地，
反讽地，
也许也是无助地
面对模糊的镜子照一照，
直至最后一天
只有一个鬼魂站在这里
纠缠它自己的影子——
他自己，
迷惑的幻象，
寻找着已失落的自我。

奥尼尔虽然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但很早就放弃了对天主教的信仰,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然也不会相信中国文化中的鬼魂故事,只是把它当做传说,并巧妙地引申到对自我失落的寻找。

从奥尼尔的这本诗选看,他一九一五年以前的诗歌基本上是传统的艺术形式(当然也有偶尔破传统形式的散文诗,例如《“在我们的海滩上”》),这与他常常仿照约翰·弥尔顿、罗伯特·彭斯、吉卜林、朗费罗等传统诗人有关,例如,他在那首《一首歌谣:你忧郁的诗人对他的“小猫”唱起在那爱情统治下更好的农场》中明确表明他羡慕吉卜林。巴雷特·克拉克在评价奥尼尔诗歌时指出:“(早期的)每一首诗是对某个作家的模仿或参照。我发现,主要受吉卜林和维永的影响。参照沃尔特·梅森、罗伯特·彭斯和罗伯特·塞维斯的诗是他最好的诗。”^①从一九一六年起,他的诗行才逐渐变得松散。总之,在艺术形式上,他并没有什么创造性。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的诗歌很不满意,把它们视为不成熟之作,并不乐意友人把他的诗作整理出版成书,他对友人说:“我那时为一个小城镇的报纸试写通俗、幽默的新闻诗,应当这样地看待几乎所有的这些诗篇。”^②一九三六年,奥尼尔的第二任妻子艾格尼斯·博尔顿的舅舅弗朗西斯科·比安科建议他出版诗集单行本。奥尼尔为此在二月三日回信说:“坦白地说,我反对出版诗集。出版这些胡扯是浪费这么好的排印,那真是丢脸。如果这些小城镇的简单韵律的歪诗,反映我虚度青春的歪诗,很有趣的话,我

^{①②} 参见《尤金·奥尼尔诗篇:1912—1944》导言。

不反对出版,因为重新出版这些诗篇也许至少会博人一笑。但是这些诗篇没有趣,非常呆板。所以我的意见是,必须让这些诗篇自然消亡。”^①足见这位戏剧大师对自己艺术创作的要求之严,他的严谨风格即使现在仍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下文坛粗制滥造的文风不啻是一种有力的鞭挞。

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四年正是 T. S. 爱略特和庞德与传统的风雅派诗较量并逐步确立现代派诗美学的时期。奥尼尔似乎没有太多关注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这位大戏剧家在诗歌上与时俱进,因为他从来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即使如此,奥尼尔想像力异常丰富,善于营造诗歌意境,依然给我们留下了优美的诗篇,例如他的《月光》(1916):

银色的蜘蛛,
蜷伏在
苍穹的蓝壁上,
什么激情使你如此苍白?

你在你的月光网上
捕捉了一颗颗星星。
你吮吸了星星
闪烁的光芒。
宇宙的小昆虫们
此刻被纠缠在网上,

^① 参见《尤金·奥尼尔诗篇:1912—1944》导言。

它们没流血，
但依然有点儿颤抖。

什么激情使你如此苍白？

大海爱你。

她已经

哄所有跳跃的波浪入睡

这样她才好安静地

思念你。

她已经禁止风儿

吹起甚至最细微的涟漪，

这样你才好端详

你印在

她一平如镜的心上的形象。

什么激情使你如此苍白？

默默爱慕你的世界

守护

你

怀有恶意的宁静。

你脸色苍白

是不是你倦于

盯视你的情人，

这食者和被食者，

讨厌的蜘蛛？

据原注,这首诗可能仿效雪莱《片断:致月亮》的诗行“你脸色苍白,倦于/攀登天堂和俯视大地”。诗人们戏仿或从某个诗人的某首诗或某行诗或某句诗获得灵感写一两首佳作是常有的事,关键是高明的诗人能因此写出精彩的篇章,^①蹩脚的诗人只能是东施效颦。平常的月光引发如此瑰丽如此动人的遐想,平常的职业诗人做不到,但不看重自己诗歌创作的奥尼尔却轻易地做到了。

这里的诗篇是根据唐纳德·盖洛普主编的《尤金·奥尼尔诗篇:1912—1944》(1980)版本译出的。

张子清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①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李白在读到崔颢的《黄鹤楼》之后受到启发,写出更加精彩的《登金陵凤凰台》和《鹦鹉洲》。

